

真善美
丛书

ZHEN SHAN MEI

诗的美学自由谈

- 诗的建筑美
- 诗的音乐美
- 诗的意境美
- 诗的质朴美
- 诗的想象美

- 诗的语言美
- 诗的抒情美
- 诗的哲理美
- 诗的美学谈片

圣
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诗的美学自由谈

圣 野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套普及性的哲学小丛书。它兼有理论性和知识性的特色，它的内容将涉及到中外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学科领域。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向广大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介绍当代中外哲学研究中的新情况和新成果，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它将力图在哲学研究与普及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开拓，注重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广泛吸收新的信息，力争使读者通过学习，能在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理解上得到新的启迪。

我们深知，哲学是一棵常青的人类智慧之树。它是历代先贤圣哲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的丰硕成果的结晶，它的生命深深植根于人类生活的沃土之中。作为真善美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这棵大树上的一簇出类拔萃的新枝，它也必将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愈益枝繁叶茂，绚丽多姿，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我们殷切地期望本丛书的作者和广大读者，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求真、崇善和爱美的传统美德，都来做这棵智慧之树的辛勤的浇灌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也为整个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冯契教授主编。丛书的撰稿人大多数是校内外在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中卓有成绩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也能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一定的条件。如

果它能在这方面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话，那将是我们十分引以为幸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6月6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1)
诗的建筑美	(1)
诗的音乐美	(15)
诗的意境美	(24)
诗的质朴美	(33)
诗的想象美	(44)
诗的语言美	(52)
诗的抒情美	(65)
诗的哲理美	(73)
诗的美学谈片	(84)

• 诗的建筑美 •



诗是文学园地中最美的文学，要从里美到外。

诗的外在的美，也有人把它说成是“诗的建筑美”，像建筑艺术一样，要讲究布局，讲究对称，讲究一种排列的美。

有的诗像流苏，齐齐整整。如叶延滨的《写给自己》，

一条从雪山上挣脱的小河
一条被阳光牵着跑的小河
一条不安分的淘气的小河
一条不枯竭的蔚蓝的小河

我是河床
我是小河

有小河就有小桥人家黄鸭白鹅
有小河就有稻菽柳竹花馨硕果
有小河就有粼粼月色七彩光波
有小河就有絮絮情话娓娓恋歌

我是河床

我是小河

小河给我注入甜蜜的琼浆
我把琼浆送向广阔的生活
没有小河我只剩一片砂砾
这个世界会是多么地焦渴

这首诗，经过诗人一番精心梳理，不仅梳出了一条齐中有变、变中有齐的诗的小河，而且把诗人的一份对乡土对生活的甜甜的爱恋，梳进了字里行间。读着这样的诗句，不是能感受到一种整齐匀称的诗的满足吗？

有的诗像楼梯，步步上升，如惠特曼的《草叶集》和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许多诗篇。

有的诗如随水漂去的片片的花瓣，有的诗如夏天夜晚的点点的繁星。像以《繁星》命名的冰心的诗集，把一首首小诗，用数字串缀在一起，好像闪烁在天上的星星那样的迷人。

例如冰心所写的《繁星》（节选）：

—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他们深深地互相颂赞了。

四八

弱小的草呵！
骄傲些吧，
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七五

父亲呵！
出来坐在月明里，
我要听你说你的海。

八〇

母亲呵
我的头发，
披在你的膝上，
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

一三一

大海呵
那一颗星没有光？
那一朵花没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冰心的星星点点的小诗，明显地带有东方圣哲泰戈尔的《新月集》的影响，一股清新的诗风，通过冰心等人的大胆探索，吹到了“五四”以后的中国诗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因为新诗刚从格律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冰心等人的尝试中，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些传统诗词的流

风余韵。但不管怎么说，像（八〇）节那样的一句更比一句长的柔情如水的梯式诗，像（一三一）节那样的意象层层递进的排比诗，对于新诗想奋力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总是有良好的启迪作用的。

有的诗两行一顿，有的诗四句一歇，长长，短短；短短，长长；或回环曲折，或升腾起伏，都展现了诗的各具姿式的建筑美。

试举一首意大利著名诗人罗大里的《起重机上的工人》为例：

这首小诗从下说到上，
好像梯子一个样。

地底下面黑古冬冬，
那儿矿工采煤钻洞。

掘土工人上面掘坑道，
一条坑道眼看快掘好。

农人就在地面上走，
一道一道犁出田沟。

电灯工人爬上电线杆，
爬得高，他就看得远！

可是瓦匠爬得更高，
高屋顶上把我们瞧。

他们上面还有起重机，

像个巨人正在吊东西。

起重机里有个工人，
在云端里看不见我们。

可是看见自己身旁边，
四面八方全是碧云天。

左也是天，右也是天，
他不害怕，这我保险！

这首诗，结构奇特，从下写到上，写两行，空一行，像一座十层楼的诗楼房，从黑古冬冬的地底，一直写到一望无际的碧云天，读后能给人一种开阔感，展示了起重工人大无畏的精神境界，充分体现了诗的结构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诗的结构要服务于内容，不要让内容做结构的奴隶。

有的人，一写起诗来，先考虑一种固定的格式，像个带着镣铐跳舞的人。多少有生机的诗，扼杀在愚蠢的“画地为牢”的牢笼之中！

习惯于画几何图案的孩子，画不出自由的画。圆规和三角板，出不了真正的画家。照着固板的程式来做诗，写不出真正动人的诗篇。

没有一张荷叶的样子，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朵荷花的体态，是相互重复的。百态千姿，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为什么会画出大同小异的画，写出大同小异的诗来呢？这是由于画家和诗人，疏于认真的体察。

万花筒里，有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诗的园地里，也应该盛开出千姿百态、万紫千红的花朵来。

二

几年以前，辽宁的文学期刊《鸭绿江》编辑部公布了一次民意测验，在“你最喜欢什么样式的诗”这一栏里，三百五十二人中，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是：

古体诗词	61人	9%
自由体	243人	36.4%
民歌体	100人	14.8%
半格律体	115人	17%
楼梯式	34人	4.8%
散文诗	63人	9%
各种样式都喜欢	60人	9%

（注：因每人最多可填两项，所以百分比以704人算）

用自由体写的诗为什么最受欢迎呢？诗人艾青给我们作了这样的解答：“因为自由体受格律的制约少，表达思想感情比较方便，容量比较大——更能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

诗要写得自由，写得随意，可也要在修饰上多下点工夫。理理头发，刮刮脸，把诗句弄得眉清目秀才出来，会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请读一读绿原写的《航海》：

人活着
像航海

你的恨，你的风暴

你的爱，你的云彩

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都只有两行。第一节，每行只有三个字。而第二节，每行都是七个字。整首诗的排列，整齐而又匀称。恨和爱，是抽象的，而风暴和云彩，则是感情的形象化。短短四行诗，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画出了一个战士的壮丽的一生。

诗，用的是极为精练的短句，在句和句之间，甚至连一个连接词也没有，但是感情没有断。在第二小节中，接连用了四个“你的”，一气呵成，强化了这首诗的感情跳动的节奏。

要不是尽心竭虑，字斟句酌，能产生这样小格局、大容量的撼人心魄的诗作吗？

有两位青年诗人，在他们的赠答诗中，紧紧抓住“一切”这个词，大加生发，开出了两朵奇丽的诗花。

下面是一位青年诗人所写的《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这一首用“一切”作为基石砌成的诗，两句两句排列，字句相对的整齐。但各个两句之间，长短各不相同，呈犬牙交错的形状。诗如流苏，固然是一种美，犬牙交错，难道就不美了吗？舒婷针对这首诗中所提的观点，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诗是这样写的：

这也是一切

——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风暴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断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暗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舒婷的答诗，没有在《一切》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格式到内容，都展现了自己崭新的面容。在青年诗友之间，这种坦率真诚的对诗与思想观点的切磋研讨，应该是值得提倡的。

鸥外鸥在新近出版的《鸥外鸥之诗》中，有一首题为《食纸币而肥》的诗：

他们是一群
魔术师

白的饭巾悬在襟前
桌子上排列着刀叉
酒瓶盘碟和调味架
一千几百块的钞票
盛满了在碟子上面
蒸发着芬芳的香味吞下

他们吸收着纸币的维他命 ABCDE
把纸币吞到肚子里消化

他们都膨胀着(或肿胀着的肚腹和四肢)
他们这一群魔术师
食纸币而肥

这种在字体的粗细大小上,变换花样的方式,大概也是在诗的写作实践上,诉诸于视觉感受的一种尝试。

诗人任溶溶在一首诗中,把困难喻为一种怪物。当困难在人的面前忽然由大变小时,于是出现了这样有趣的排列:

困难,
 困难。
 困难,
 困难……

让读者一看,就能够知道,这个怪物,原来也并不可怕,它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你与其说,这是形象化的诗,不如说,这是在字面上就可以直接把握到的诗的形象化。

有时,标点符号运用得好,也能起到启人遐思,深化意境的辅助作用。

如郭风的《野菊的小屋》:

我们的朋友

——小野菊住在

用草叶编的小屋里。

用小小的草叶编成的小屋,

——那里便是我和我的朋友唱歌和
自习的地方。

那小屋里,没有什么,

——那里有一卷乐谱和一瓶蜜吧。

我们的朋友,

——小野菊便在

那里,用小草叶编成的小屋里,

我们和土蜂们常常来这里访问,

——我们读书,

而土蜂们唱歌。

诗中的几个破折号,在排列上,十分新颖别致。当你念到有破折号的地方,不禁要放慢速度,仔细地想它一想。说明破折号在诗里,如果运用得好,也有助于增强对诗的回味。

五四以后,不仅出现了诗的分行排列,还出现了好多用不着标点的诗。(其实,古人写诗,亦是文不加点的。)

通过诗转行，空行，空几个字等等手段，巧妙地展现了思绪前进的轨迹。有的自由体诗，写得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一加上标点符号，或点上不恰当的标点符号，反而似画蛇添足，破坏了诗本身的浑然一体的质朴美。如在一个全国性的以中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一首以《浇》为题的小诗，发表时是这样的：

桃云。
柳烟。
装点了，
生机勃勃的校园。

夕阳。
归燕。
召唤出，
一群少先队员。

嬉笑着，
追逐着，
扑向那，
流霞溢彩的河边。

舀一片阳光，
掬一朵笑靥，
然后走向，
飘香的“实验园”。

喷着憧憬，
洒向梦幻，